

风姿物语

◎ 罗森 著



梅之卷+太阳
爱菱篇

外传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风姿物语

外传

罗 森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姿物语:外传/罗森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 7

ISBN 7-5057-2223-9

I. 风... II. 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3371 号

罗 森

书名	风姿物语:外传
作者	罗 森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规格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22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2223-9
定价	20.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010)64668676

罗 森

目录

太阳篇	(001)
梅之卷	(021)
始	(023)
千亿的星辰;千亿的幻梦	(024)
爱菱篇	(041)
始	(043)
楔子	(044)
第一章 礼聘高手	(052)
第二章 赤眼魔猿	(063)
第三章 荒山明月	(072)
第四章 最后武器	(081)
第五章 操持贱役	(087)
第六章 难得知音	(097)
第七章 夜逢惊鸿	(105)
第八章 狼嚎骑士	(112)
第九章 细说重头	(120)
第十章 魔界名匠	(128)
第十一章 重下决心	(139)
第十二章 调虎离山	(145)
第十三章 狼嚎剑阵	(154)
第十四章 骑士之风	(164)
第十五章 许下约定	(171)
第十六章 白鹿朱鸟	(179)
第十七章 同门一场	(189)
第十八章 不动真剑	(198)
第十九章 晋身天位	(206)

太 阳 篇



艾尔铁诺历五六四年九月五日 利加斯王城城郊

夜凉如水，浓密的黑云，遮住了明月，四野无声，惟有山间的晚风，拂动树枝，发出“沙、沙”的摩擦声，倍添清幽。

蓦地，急促的马蹄声，踏破重重夜幕，奔驰而来。一骑黑驹，恍若暗夜幽灵般，几乎足不点地的向前驰去，速度好快，是匹千里良驹。马背上一名少女，以精湛的骑术，配合着爱马。

黑绢般的头发，顺风飞扬，黑曜石般的眼瞳，白色珍珠般的肌肤，即使在能见度极低的晚上，也无掩其惊人的美貌，杉木般挺直的身子，雄赳赳的戎装，仿佛是战争女神的再现。

耳后风声呼啸而过，两旁景物不住倒退，少女思潮如涌，想起了一个时辰前，令她椎心难忘的事。

数声惨叫划破宁静的夜空，“出了什么事？”本已更衣待眠的她，自床上一翻而起，只见西边窗外一片火红，照亮了整个天空，显是发生了大火。

大气之中，强烈的兵气，刺激着皮肤，加上越来越强的兵器交击、士卒杀伐之声。她立刻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推测的事实，马上得到了印证，房门被推开，父亲满脸杀气，一身戎装地出现在门口。黄金盔甲上的鲜血，说明了国王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父王！外头到底是怎么了？”声音听不出一丝动摇，平日的修炼，让她即使遭逢大难依然能镇静如常。

“有一些逆贼发动叛变，杀进宫来了。”国王大口喘着气。他已经不年轻了，这次突遭政变，结果难料；为了留条退路，现在就必须要有准备。

“红儿，孤乃一国之主，虽然国家不大，但为了国内百姓，还有我东方氏的荣誉，孤绝不能离开。你快逃出王城，向本家求援去吧！”

“不！女儿绝不能抛下您！”她急声道，“哪有让您独自留下，我一个人逃开的道理呢？我去集合近卫军，一起杀将出去，叛军未必阻挡得住……”

“叛军势大，我方措手不及，近卫军早已死伤狼藉，要杀出重围是万万不能了……”

“那由我护着您一起……”

“红儿！”打断了未说完的话，国王将女儿轻轻搂在怀中，脸上的表情流露无限父爱，好一会儿，他毅然道，“不行，决不让王室血脉就此中断。你将本家授下的正统王室证物传国宝剑带着，逃回本家去吧！”

“要走就一起走，叛军中未必有真正高手，女儿护着您全力杀出去。只要父王您还在，就能有东山再起的一日啊！”

“孤意已决。”国王正色道，“我们虽是旁枝，却也是堂堂姓东方的，依艾尔铁诺而据地建国，至今也有五百四十年历史，若我东方正我今日贪生怕死，将来到地下怎有脸去见东方氏的列祖列宗。”

严词义正的气魄，完全慑服了女儿，她仅能呆呆地从父亲手中接过宝剑。

国王像是了了件心事，心怀大慰之下，以即位之后从未有过的口吻，感慨道：“阿红，爹的诸孩儿之中，以你武艺最高，远胜堂堂男子。你趁叛军把目标放在王宫，逃出王城，带着宝剑去自由都市，找本家求援。将来复兴正统王室的重任，就担在你身上了。爹……会缠住敌人，让你有足够时间离开的。”

仿佛尽了最后一份做父亲的义务，东方正我在女儿额上轻轻一吻，大步出门，抽出腰间佩剑，再不回头。

东方红的眸中有泪，临别时父亲英伟的背影，有若仍在眼前，而今生今世，不知是否有再相会之期。

“爹，您……请您保重……”尽管心中绞痛，东方红不敢回头，望向从小生长于斯如今一夕变天的皇宫，默默地为父亲祈福。

“找到了，有人想突破包围网！”

“是长公主，别让她跑了。”

“总帅有令，擒下长公主者，赏银币五万，直升侯爵。”

原本漆黑的道路尽头，忽然间亮如白昼，十数盏燃天灯高高升起，几百只松脂火把一起点亮，显现了一个铁桶般的拦截网。

“哼，总算来了！”东方红可没有天真到会认为自己可以毫无阻碍地离开帝都，既然谋反者敢发动政变，事先想必已封锁了周围的所有道路。

不过，明明知道这种情势，东方红却不从隐秘的山间小道遁走，反而从最主要的国道强行突破，这固然是为了保持王者的气度，另一方面而言，也是艺高人

胆大，对自己的剑技有绝对自信之故。

“杀！”数名狙击手自树上举刀砍下，借着冲击力声势骇人，眼见即将劈中，东方红仍无反应，不由大喜。

这是他们最后一个念头，原本还在鞘中的传国宝剑，化作一道赤红厉芒，瞬间斩其首级。

“还想回家见父母情人的，不要来。不要冤枉死在东方红剑下。”

言毕，皓腕轻拉缰绳，人与马化作一道轻烟，以极为矫劲的姿态，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冲向敌阵。

东方家乃当世七大宗门之一，称雄于自由都市地带。东方红是其旁系血裔，但武学资质奇高，非独旁系年轻一代中无人能及，便连自由都市的东方本家都为之瞩目。因此本次政变，叛军甚至将其列为头号防范目标。

“等她进入射程，弓箭手马上放箭！”见到东方红这等声势，负责把关的军官哪敢怠慢，下了指令。

“任你剑法再快，几百枝飞箭当头射来，也要你顾此失彼，给连射几个窟窿。”军官趾高气昂，充满了自信。

“启……启禀长官，听说长公主的剑术非常厉害，您认为，我们安不安全啊？”没有长官那样的自信，一旁的副官，对自己处境一点都不敢放心。

而长官回赠一个了然的微笑，“放心，我们高级军官深处阵中，稳若泰山，是绝对不会有危险的。”

此言一出，前方被当做人墙的杂兵，个个脸色发白，暗自悲叹道：“这样我们就死定了。”

“放箭！”随着一声令下，破风声连响，满空箭雨齐飞。如果被射中，铁定当场成为一只刺猬。

只可惜，这个设想与实际情形差的太远，一道初时极微细的赤芒，自东方红的腕间绽开，迅速幻化成道道光鞭，锋锐无匹的剑雨，铺天盖地罩下，将埋伏的狙击手全数斩杀，继而挑开来箭，冲入包围网中。

大部分的弓箭手为暴起红光所慑，呆立当场，一箭未出，便已身首异处。总算东方红不愿滥杀无辜，手下尚留余地，但仍有不少人，甫一照面，便遭炽热剑劲破体炙断心脉。

东方世家之红日神剑，为其掌门神功“六阳尊诀”所化，另行加入许多奥妙诀窍，出剑时迅捷绝伦，又附着灼热焰劲，端地是威猛兼备。

虽然因为“非本家不能得真传”的祖训，东方红仅得四成口诀，但她以过人天资着意整理，补残招所不足，威力登时大增，虽然不能对付一流高手，但恃之斩杀一众兵丁，那却是所向披靡，挡者立毙。

所有人都只感到一股炽热气劲袭体，便给红日剑劲侵经蚀脉，魂归离恨天

了。东方正我会选派女儿突围，实是其来有自。

眼前闪过一张张呆滞却惊恐的表情，东方红略有不忍，但念及正是因为这班叛贼作乱，累得自己家破人亡，立刻便仇恨交集，下手毫不留情。

千里良驹配上迅猛神剑，东方红恍若女武神再现人间，盏茶间，便已连破九重包围网，即将离开王城地界了。

“该死的逆贼……啊……”一声惨呼自左后方树林响起，却立即被几声兵器交击所掩。

东方红听音辨人，知道是宫中御林军副统领，冷瞳，心下大惊，暗道：“瞳儿是我好友，绝不能不救。”

念及此处，东方红掉转马头，奔入树林。只见冷瞳身上七八处伤口，满是血污，手中长剑溃不成招，独自面对六名硬手，果是迫在眉睫。

“瞳儿别怕，我来助你。”一声娇叱，东方红拍马飞驰，剑尖轻颤间，红日真剑气随意走，摧枯折朽般将六名敌人一举斩于马下。

冷瞳力战之余，气力衰竭，待得看清眼前倩影，不由得悲喜交集，哭道：“公主，瞳儿无能，无力保护陛下，乱军已攻破内城，国王和王妃只怕已是凶多吉少了。”

虽是心底早有准备，闻此噩耗，东方红仍是不由得一呆，想起父母亲人，今生顿成永诀，只觉满腔悲苦无处可发泄。激愤之下，纵声长啸，只震得四周树叶满天飞舞，群鸟纷飞。

心情稍缓，只见冷瞳身形摇摇欲坠，登时醒悟，“她伤重之余，承受不起啸声的冲击。”

“瞳儿，没事吧？”东方红翻身下马，撕下衣襟给好友裹扎伤处，同时点穴止血，助其疗伤。

冷瞳拭去脸上污血，苦笑道：“公主，全靠你来，我才能保住一命。这次，又是你救了瞳儿。”

“别说话，我替你镇伤止血。”东方红缓缓输入真气，低声道，“我已经抛弃了父亲，倘若再连一起长大的朋友都不救，还能算是人吗？”

死里逃生的冷瞳，闭上眼睛剧烈地喘气，高耸的胸部不住起伏，引人入胜，她虽浑身浴血，但外表却仍是俏丽动人，虽不及东方红的惊艳倾城，却是英姿焕发，另有风味。

东方红手中不停，脑海里却回忆到，许多年前的那一天。

那时，她才六岁，出游回宫时，看见一群人衣衫褴褛，身缚枷锁，被赶赴法场。

原来是这家人冲撞了天子座驾，被判满门抄斩。

东方红年纪虽小，却已是一副侠义心肠，得知原委后，义愤填膺，赶去东门刑场，只可惜晚了一步，那家人只剩一个五岁的女孩。

东方红也不喊刀下留人，径自排众而出，当刀斧手为其惊人的美貌与勇气而呆立时，她走到女孩身前，伸出小手，笑道：“来，跟我走吧！”

这件事为京城百姓传为美谈，东方正我虽然气恼，惟其疼爱女儿，只得不了了之。后来，女孩成为了公主伴僮，一齐学习文事武学，更在东方红有心提拔下，破例成了禁卫军统领。

对东方红来说，冷瞳不是侍卫，而是共同分享悲伤喜乐，一齐说心底话，深宫中惟一可以相信的挚友。

而在冷瞳记忆中，那抹初阳般的笑容，与将之拉出深渊的小手，亦是自己永生难忘的一页。

种种的因缘，将两个女孩拉在一起，当然，那时的她们，完全想不到日后的发展。

此时，巨变陡生。

“哗啦！”数枝长枪破地而出，登时将黑马刺毙，同时一阵乱箭自四面八方再度射来。东方红反应奇速，抑住哀痛，玉臂轻展，一手搂住冷瞳，左足轻点，蛮腰微扭，娇躯轻飘飘地冲天而起，同时长剑灌运巧劲，将箭群折打向下方，一举歼灭狙击手。

她机警敏捷，又不乏临敌经验，便是敌人忽施偷袭，也计决伤她不得，却没想到对方眼光高明，竟弃人杀马。

这匹“夜星”是她十二岁生日当天，东方正我亲手由数十样珍奇玩物中挑选出的生日礼物，自来爱惜之至。她为人素重感情，否则适才也不会回身救冷瞳，此时见到爱骑刺猬般的惨状，当真是心痛如绞。

“公主！带着瞳儿，你突围不易。瞳儿请公主以大局为重，独自离开吧！”

“说什么，要走一起走。”

一波未平一波起，正上方一叠大网罩下，东方红心神大乱，加上抱着冷瞳，回转不灵，闪避稍慢，竟给团团裹住，手脚动弹不得，摔落地面。

“这是特制的金丝绵网，反复缠了六层，内中加藏五罗迷烟，不信锁她们不住。”埋伏的士兵大喜若狂，不待长官吩咐，一拥而上。

然而，只见网子在瞬间被烧个通红，仿佛裹着的不是人，而是高温的熔铁，跟着，太阳般耀眼夺目的剑气撞天而出，斩破六层金丝网，东方红再度突围，走避不及的士兵，全给红日劲断心而亡。

“还要再来吗？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了。”抖了抖身上的灰尘，东方红冷声道。剑虽已回鞘，一股凌厉的剑气，仍是遥遥镇住在场的所有人，没有任何人敢忘记，刚才破网而出的太阳，有多么的耀眼。

互看了一眼，士兵们大叫一声，转身拔腿就跑，顷刻间走得干干净净。危机暂除，东方红缓缓坐倒，喘息不已，她今晚为突重围，连续催运红日劲，

适才又强提尚未修成的“太阳真诀”，纵是武功已臻至化境，却也禁受不住，加以吸入迷烟，只觉得一阵晕眩，急忙坐下调息。

“好厉害的迷药，瞳儿也有吸入，得帮她祛除才是。”凭着深厚内功，东方红不多时已将药性散去七七八八，无视内力的虚耗，第一个念头便是帮好友疗伤。

蓦地，背心一麻，一股冰寒已极的指力，刺破护体红日劲，任脉十余处穴道连珠被封，偷袭者下手好快，显是一流高手，为怕她冲开穴道，立刻加点她督脉十二穴，截断体内真气。如此一来，东方红便是有通天之能，也无法短时间内恢复行动力。

东方红半晌血战，击杀高手无数，无人能挡自己一招半式，眼见离去在即，却忽遭暗算，又急又气，想起身上重担，尽成泡影，真气一泄，身子慢慢软倒。

就在倒下瞬间，脑中灵光猛现，想着关键之处，一种难言的恐惧，首次爬上心头。

“这人无声无息地贴近，我毫无所觉，叛军中怎会有这样的高手？那……那难道是……”纵是身处绝境，她也不至于惊惶失措，但面对自己的怀疑，确实令她打从心底恐惧起来。

努力转动颈子，眼眸中出现的身影，证实了自己的想法。那无声无息下手暗算之人，正是她死命维护，救其脱险的好友，冷瞳。

“好……你……你好……”语调中，有着不平、忿慨，与深深的哀恸。满腔激愤下，已是语不成声。

自己中了敌人的苦肉计，却是失察，但怎么也没想到，从小一齐长大，情同姐妹的伙伴，会偷袭自己。

冷瞳看着自己的战利品，银铃也似的轻笑出声。蹲下身来，轻抚着东方红滑嫩的脸蛋。

“公主，你冒险救我，瞳儿总是感谢你的。”冷瞳的眼中忽然绽出一道诡异色彩。

“可是，你为什么来救我呢？”语毕，将东方红推倒于地，用左脚踩牢。

“来人！将这反贼绑了。”几声斥喝，一些未逃远的兵卒，取出锁链，将东方红手脚牢牢捆住。

冷瞳满面尽是得意神色，纯稚的眼神，娇憨的笑靥，一点都不像是个刚刚暗算多年挚友的女人。

东方红口不能语，看着这曾誓同生死的故友，眼光中，是足以灼伤人的深深哀伤。

“公主！你一定很想问，为什么我暗算你？”冷瞳叹道，“很俗气的一个理由，荣华富贵。”

“真的很俗气对不对？可是，最俗气、最平凡的理由，也就是最好的理由。”冷

瞳再道，“自五岁那年死里逃生后，我就领悟了世间的至理，‘弱于人者，人恒欺压之’，那时候，我就发誓，此生际遇，有上无下，纵死无悔。”

一滴清泪，自东方红白玉般的脸颊上，缓缓滑下，成长至今，她从未有过如此深刻的伤心。

“没错，公主，你给了瞳儿很多东西，我的过去，我的未来，都是你给我的。这点，我真的很感谢你。”

“可是，你还能给我些什么？禁卫军总统领吗？以我的美貌，我的武功、智谋，不只区区一个禁卫军统领。”冷瞳坦然笑道，“所以，我今日……”

“卖友无悔。”

大胆的宣告，让在一旁啾啾的士兵都呆掉了。

“公主！看来受到冲击的不只是你嘛！真是欠缺磨炼啊！”冷瞳笑道，“喂！你们几个绑好了没有？动作这么慢。唉！一定平时绮红院去得多了，连锁个人都手酸脚软的，不像男人。”

听到咯咯娇笑，士兵们只觉得毛骨悚然，他们不会忘记，这名女子适才就在笑声中，卖掉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启禀统领，我们绑好了。下一步是……”

“下一步啊！我想想，嗯！还是先请你们休息一下好了。”

看见冷瞳缓缓抽出腰间长剑，众士兵大骇，连忙逃命。但一股冰寒刺骨的剑气瞬间追上。

冷刃断魂。

冷瞳将东方红扛在肩上，轻声道：“我讨厌别人听见我的心事，那会让我觉得自己很脆弱，所以只好让听到的人上天堂避难了。深交如你，我尚且如此，何况他们。”语毕，大步而行。

叛党首领得知东方红被擒，欣喜异常，吩咐于内殿审问。立下大功的冷瞳，奉命将俘虏送往内殿候审。

路上，发觉东方红身上的锁链略有松动，冷瞳轻拍着高高翘起的美臀，轻声笑道：“别急唷，就快要到了，难道公主殿下不想看看谁是政变的主使人吗？”

“参见陛下，冷瞳已将叛逆擒住，恭候陛下发落。”

“做得好，这次你打开城门，立功居首，朕不会忘了曾经许你的东西。”

叛逆！说的到底是谁？

东方红心中气苦。这名叛党首领十分狂傲，像利加斯这种近万人的小国家，根本没有资格学人称皇称帝，所以东方正我一向只以王侯自居，而这人却敢自称帝皇，若非贪心不足，便是有着高度的自信。

入耳的声音依稀有点熟悉，一等到被放在地上，几经挣扎，举目上望，赫然看

清了叛军首领的真面目。

“三皇叔，竟然是你？”

“久违了，红丫头，多年不见，倒是出落得比以前更标致了。”

眼前之人，左半边脸被纱布裹住，身材修长，外貌虽然颇见苍老，却仍显得气宇轩昂，风度翩翩，漏出来的一只眼睛，目光炯炯有神，不怒而威，正是东方红的亲叔父，东方正意。

东方红知道，这位叔叔年轻时，文事、武功均臻上乘，长袖善舞，广结豪杰，曾是下任皇位的不二人选。但在一次返家时，遭人刺杀，妻儿丧生，自己也毁了半边脸。自此意志消沉，闭门不出，借酒浇愁。东方正我继位后，每逢节庆，仍赠礼遣人问候，但都遭他婉拒。

却不意竟是今日的反逆策划人。

“皇叔！父王平日待你不薄，你居然报他如此。”

满不在乎地挥挥手，一如他当年的风采，东方正意笑道：“不用这么紧张，一个位子，没有人能长久坐稳，现在，不过是换朕坐坐而已。”

“你对父王有何不满，竟要谋反，将来死后，你哪有脸见东方家列祖列宗于地下。”

“没什么不满，只是朕想坐坐宝座而已，就这么简单。”东方正意随意晒道，“至于百年之后，朕倒要看看，是谁无颜见祖宗于地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东方红怒道。听出话里有不寻常的弦外之音，令她感到不安。

“什么意思？”东方脸色忽沉，犹如笼罩了一层寒霜，他仰天大笑，笑声中只存着无限的苍凉、悲恸，他厉声道，“丫头，上一辈的旧事，你知道多少？既然不知，就别在此大放谬词。”

东方红猛地想起，当年宫廷皇位之争，谣言众多，东方正意之案，虽说立即抓到凶手破案，但案情中仍存有诸多疑点，莫非……莫非……

“哈……哈……正我老贼！当日你收买杀手，率人暗算于朕，自以为天衣无缝，却也可曾想到有今日吗？”

“胡说！休得污蔑我父王清名！”东方红听到旧日宫廷秘闻，急忙替父亲辩护，但看叔父这般咬牙切齿，再想想父亲生平行事，心下不禁黯然，已信了五六成。

东方正意闻言一笑，多年的忍气吞声，无尽的愤恨，又岂是旁人所能了解。

低眼斜看东方红，绝艳动人的脸上，看到的是一副绝不向任何迫害低头的倔强表情。好半晌，开始大笑，道：“对了！差点给忘了，你小时候朕教过你武功，虽然说时间久了，也不至于退步这么多吧！几个穴道真可以困你那么久吗？”

东方红自被擒后，便一直潜心冲穴，预备突袭敌人首脑，报灭家被擒之恨，此

时已冲开九成,听得计划被发现,再不犹疑,运劲迸断身上锁链,抽出腰间暗藏匕首,飞身而上。

“保护陛下。”

殿前卫兵纷纷挺身向前,试图挡成一座人墙,但红日真劲再现威能,又岂是一众庸手所能抵挡,尚未看清敌人身影,就被剑气破体而出。说时迟,那时快,转眼间便已攻到东方正意眼前。

东方正意虽拔剑在手,却没想到对方的身法快至如斯,“叮”一声,长剑被断,明晃晃的匕首已架在眼前。

“无怪朕损兵折将,仍是奈你不得,果是好身手,不愧是连本家那边都赞赏不已的人才。”无视于自己命悬人手,东方正意好整以暇地称赞侄女的剑法。

东方红内心反复交战,激动不已。只要手下轻轻用力,立时便可为家国报此大仇,可是,果如叔父所言,不对的应是父王自己呵!想起幼时,对自己照顾备至,百般呵护,种种的恩义。一时之间,竟是不忍心下手。

“皇叔!我只问你一句?”东方红咬牙道,“就为了荣华富贵,连命也送掉,值得吗?”为了找到下手的理由,她只得如斯问。

“送命?就凭你?”东方正意眼中厉芒大盛,显然是另有后招。

一声呻吟吸引了东方红的注意,却为防东方正意偷袭,不敢回头。

“陛下!已将小公主带来了。”出声的是在后方的冷瞳。惊觉尚有大敌在旁,东方红心下一凛,但更惊讶的是她的话。

“哦!把绿丫头带来了吗?”

听明白了两人对话,东方红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侧身一看,却见一名稚龄少女,奄奄一息,衣不蔽体,给麻绳牢牢捆着,二十余名士兵团团围住,却不是自己亲妹妹东方绿是谁。

“大的还没逮着,却先逮着小的,预先留了下来,果然有派上用场的时候。”东方正意见她心焦,出言调笑。

见到妹妹受此折磨,东方红眼中都快渗出血来。手上用力,在东方正意颈间留下一道血痕。

“公主!还是让瞳儿提醒你一下吧!瞳儿现在从一数到三,若是你不弃剑投降,有什么后果,你冰雪聪明,自当心知。”语毕,身后的一排侍卫,抽刀出鞘,对准纤弱的身影。

“——……”

“你……你们好狠毒。”

“无毒不丈夫。你武功太高,若让你逃逸,日后行刺于朕,岂非教朕日夜寝食难安,只是,朕自问无能正面挡你一剑。不能力敌,便得智取。”东方正意毫无愧

色，冷然道：“二！”

随着声音一出，一柄长刀刺向刀圈中的东方绿，穿臂而出，鲜血飞溅，东方绿疼的痛叫出声，她年纪小，听不懂底下大人的对话，只看到姐姐为己为难，小小的心里，亦是痛苦万分。

东方红暗忖，若是飞身救人，敌近我远，能否赶在敌人乱刀斩下前到达，犹是未知之数，可是东方正意武功亦是不弱，以双方现在的距离，自己身形稍动，空门大开，他趁隙攻击，实是九死一生。

“只有弃剑投降，才能救妹妹一命，可是……我半晚的血战、父王的重托，难道就此落空……”一边是父母家国，一边是姐妹情深，内心的挣扎，令她握剑的手颤抖不已。

“三！”

“铿啷！”一声，匕首落地，东方红颓然跪倒，她知道，今生就此毁了。

刀圈中的东方绿，无声地泪流满面。

“啊！”厉芒乍现，一声惨呼，只见东方红雪白的双腕，出现两道红丝环，逐渐扩大，红色的液体不断地滴在地上。却是东方正意重持断剑，立即出手，挑断了这头号大敌的双手经脉。

双手是用剑者第二生命，手筋既断，东方红今生今世再无持剑的可能了。

“你的红日剑，自今日起，绝响于江湖。”东方正意缓声道。

半生心血，尽付东流，东方红真正绝望了。

“朕一世英雄，岂能死于女子之手。”看着脚下的失败者，东方正意昂首阔步，傲然道，“说到底，你也不过是个女人。”

一旁冷眼旁观的冷瞳，很明白这句话的意义，“成大事者，六亲不认”，因为她自己也是同路人。若是东方红能狠下心来，这些三流陷阱根本困她不住，当然，东方正意也就势必得到阴间去当发梦皇了。

东方正意抓起侄女的左襟，东方红待要反抗，却觉一阵麻木感自手腕伤处上移，欲动乏力。就这么一耽搁，东方正意手中用力，“嘶”的一声，半边衣襟被撕开，露出了完美无瑕的大半边胸部。

“你……你想做什么？”东方红惊慌莫名，一方面是为了腕上异感，一方面更是为了东方正意的举动。她试图用手遮住裸露的肌肤，不敢相信的看着这应是她亲叔叔的男人。由他眼中射出的欲焰，东方红知道自己没有会错意。

东方正意并没有侄女一半的激动，只是冷笑道：“淫人妻女者，其妻女必遭人淫。你父亲当日于我面前，杀我幼子，淫我爱妻。我早已立下重誓，今生纵成修罗，必报此仇。”

“不要，快住手。”正要撕开右边的衣襟，东方红全力抗拒，但腕上伤处不知给下了什么毒素，半点劲力都运不上来，给东方正意将衣裳撕裂至腰部，展现出一

身欺霜赛雪的玲珑身段。

“你不要我碰，那容易。”得了便宜，东方正意并没乘胜追击，反而退到一边。这令东方红满心不安，对方绝不可能突然悔悟，一定是有更毒辣的手段，而失去武功的自己，仅能坐视一切发生。

“陛下！”冷瞳凑上前来，看也不看昔日旧友一眼，道，“奉您的号令，今晚凡是有亲人殉难在这妮子手上的近卫军，已经在大殿外集合了。”

“很好，你做得好。”东方正意赞许地点头，“这丫头已经给废了手腕，又下了药，等会儿朕的近卫军该可以玩个痛快。”

东方红只觉一股气直往脑冲，险些晕去。东方正意的话，她听得很清楚，而想到等一下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惨事，立刻便想自尽当场。

但意念方动，全身却已软绵绵的没半分气力，想说话可以，要咬舌却只能咬痛舌头，连半丝血痕也无，枉论自裁。

“别白费力气了。”东方正意冷笑道，“如果让你这么轻易就死，朕的怨愤如何能消，而你该可以非常自豪，为了你这丫头，朕可是花了重金，向毒皇买来生死花。”

东方红少接触毒品魔药，对生死花之名不甚了了，但冷瞳闻言却是吃上一惊。

生死花号称天下五大奇药之一，生长于魔界绝地，极难一见，据说是种超强力麻药，药力一旦发作，可让人产生强烈幻觉，浑浑噩噩，如登仙境，连带强化肉体。可惜使用过程稍有不当，事后便强烈腐蚀脑部，使用者痴呆，神仙难救，故而一般当作毒药使用。

东方正意给复仇怒焰驱使，不愿太早杀掉这对姐妹，但即使废了武功，却仍对东方红深具戒心，甚至要使用这等剧毒，由此可见这女人的威胁。

东方正意拍两下手掌，殿上卫兵围了上来，将东方红往外拖去，东方红自知不幸，却不肯就此放弃，拼命地挣扎。这些卫兵都是粗蛮之辈，立刻还以老拳，可怜东方红武功已失，三两下便给打得遍体鳞伤，嘴角破裂。

“呜……姐姐，你们都是坏人，不要打我姐姐。”东方绿看到姐姐痛苦地翻来覆去，哭着为姐姐求情。

“你这禽兽，你这样做，怎对得起死去的父王。”看到东方正意得意地微笑，东方红悲愤道。

“死去的父王！哈哈……红丫头，你也太不了解自己的父亲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东方正意猛地转过头来，半边脸上如同罩了一层寒霜。

“禽兽的兄长，当然也是禽兽。”东方正意道，“你真的以为那老贼会死守殉国吗？丫头，你大错特错了，他利用你带传国宝剑突围，掩人耳目，自己却从密道早